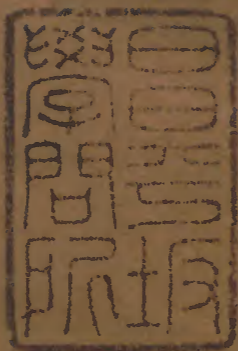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六十九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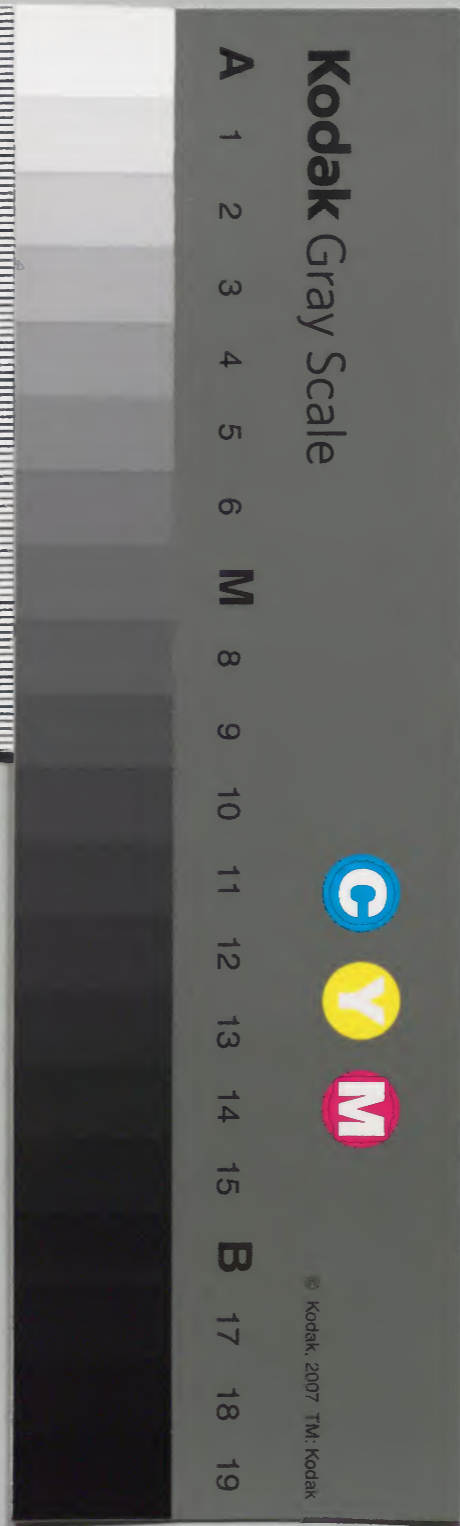


			九二六八	漢書門
二一	九二	六〇	八	
四二	〇	八		
冊架	函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九	九	漢書
函	函	函	函	
五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8	
冊數	24 (24)		
函號	299	34	

儒學社
共廿四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王道
本乎
人情
二者
在審
其初
下者
必先
立志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
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

淺草文庫

王者
奉若
天道

王者
動無
非天

盡天
道者
王道

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
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誠是銜石
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
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伯者哉○王者奉
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
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
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
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
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
為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
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
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
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
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
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
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
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安為之故

王道
本於
誠意

王者純用公道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

孔子規模自別

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壞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訖不知孔子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子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子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及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

性理大全卷之六

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
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
乎若使孔乎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
矣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非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
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
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
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
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

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
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
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
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
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
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為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
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
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
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
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

孔孟
之意
則同

者只為錯了大本不知孝者也孝者不可不知此也

三王正名興利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須先明王伯之辨

南軒張氏曰孝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

為而為之伯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預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伯也未見其美玉砥砭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

義信禮為國之本

也言五伯以其伯以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
五伯之智力而之有王伯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
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
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犯之為晉文
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為而為
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
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

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
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
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
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
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
又有鄉黨調採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
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
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
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
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

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古之
取民
三法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

仁心
立政
之本

聖人
均田
要法
王者
佐乾
坤贊
化育
之功

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

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豈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蓋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

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
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
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
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
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
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
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
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
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
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
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
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
不時而買者夫物買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
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
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

者無之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
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
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
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
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
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
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
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

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
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
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
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
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
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
市無征而作布旣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
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仁宗

恭儉

出於天性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之供進偶一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一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

錦繡珠玉世之所用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无由見其黃繩被漆唾壺

五峰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

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贖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古人自奉簡約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

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

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

救荒
兩說

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名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側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

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

聖人不貴祥瑞

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曰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

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
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
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
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
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
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
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
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
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
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

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
雨是眾人冤釋否自固是眾人冤釋然孝婦冤亦
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
盡而反氣滋而息與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
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
者與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
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特遇災不懼肆
淫心而出暴政末有不亡者也

人君
天命
之主

聖王
修德
正事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

也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特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文景
克承
天心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倚歎偉歎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諾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之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或間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兵以
正爲
本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方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

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
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
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
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
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
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
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
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
未盡善○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
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

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
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
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
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
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
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
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
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
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

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大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

聖人
著經
為後
世法

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
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
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
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
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
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
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
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伯自己不及以無節制

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印易置
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
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
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
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
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
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
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
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
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

性理大全 卷之六
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

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
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
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
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
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
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
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
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
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

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
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粹然遇敵次列便已成
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
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
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
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
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
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
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

選擇將帥術

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畚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入之只管如此更替則士常飽健而不同至困乏同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

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

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

有之固有效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壹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人雖以禮義廉耻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山揚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

人主
得以
養其
仁心

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
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
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
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
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
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
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
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
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

天子
以好
生為
德

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
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
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
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
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
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
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
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

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
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士
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
必此言也夫旣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
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
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
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
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張徐
以恕
求情

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
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
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
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
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
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
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
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

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弭之雖其所
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
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
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
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
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
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
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
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

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
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
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
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
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
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
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
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
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
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
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囹寃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
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
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
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一之以不忍人之
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
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
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
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
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
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
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
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
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
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
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
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
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
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
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
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

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
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
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
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
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
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
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
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
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
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候
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
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賅者耳何欽
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
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
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
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
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
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

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
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
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
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
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
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
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
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

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恒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
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
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
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聞而見之
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
實而徒欲為容姦度隱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
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
疑固宜為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

大舜
孔子
寬仁
之實

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宐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秦

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

辨夷之謹華

稀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
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
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
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
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
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
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
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
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

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
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
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
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
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
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
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
之問也

三王
禦四
夷之
上策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

性理大全卷之九
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
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某嘗
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
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
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
然矣

西山真氏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
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
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
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
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機則為和
也難况戎狄豺狼一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
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
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
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
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
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

性理大方 卷之九
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
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
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
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
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
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
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
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
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
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太治者然土宇廣狹
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 口吾所當治者而
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九

性理大方

卷之六十九

三十四上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十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
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
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
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

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
治亂與廢興著見千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
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
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熊氏剛大曰此用字妙用之前如所謂冲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
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
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
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熊氏剛大曰此言
光陰之易過也蹢蹢黃

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

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

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
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

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熊氏剛大曰道
行則為禹不行

則為顏所異者
時不異者理斯人已云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顏

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言勿彷徨驅馬日云

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

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策

遊異趣均亡羊熊氏剛大曰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
名之人與博奕為事以圖利之人其

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臧穀
二人牧羊臧貪書穀貪博俱亡其羊我懶心意竟無

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

憚勤梯航熊氏剛大曰天理高
深須強力以求之也芒芒定何求所得安

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

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予言狂熊氏剛大曰此篇論
為學當在少年能擇

方向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

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白日休

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為我再月留

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壑幽

眼底無全牛

必理大方 卷七
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
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不察體用豈周流
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輶勉哉其無斁邈矣追前修
熊氏剛大曰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

感興二十首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爲之主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龍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陽一大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机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分朶頤熊氏剛大曰朶垂貌妍姿坐傾國崩奔
不自悟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

祈招詩徐方御宸極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人心陷弱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借此

以喻人心之亂，驚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欲反據而為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

涇舟膠楚澤熊氏剛大曰：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

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沉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

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

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矣

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迹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

厚，無乃迷先幾。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周室君臣之失。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

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漢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大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

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宮。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三三策，萬古開群蒙。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閑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始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微月墜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嘆日躋穆穆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曾幾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易首乾坤庖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体乾坤以進德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何如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
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嘆後人之不能

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啟玄命祕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乃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仙學之失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

顧瞻指心姓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

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佛學之非

聖人司教化鬻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序既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為哉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學之教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

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游意云耳後世於未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

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遺教遺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灸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小學之教

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慾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墜昏

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酬南軒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慾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其無斃此語期相敦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大極之理萬化自出

觀物二首

曾齋許氏

物產天地間精粗據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
善善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喻此意自當心乾乾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
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聞見累
律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為無極天之心尚未變動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事
隱凡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與出用小車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
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爽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
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殼鯨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

能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熊氏剛大

容心一曠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為累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

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刺

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熊氏剛大

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

和堯夫首尾吟

足畏鄉人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
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
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
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
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熊氏剛大曰此篇言
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
非榮辱不足為吾累

天意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

一源

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

何言熊氏剛大曰此乃無聲無臭底意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

止在淵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

遍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

名山熊氏剛大曰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先能了盡世間事熊氏剛大曰此

即三綱五常四端萬善也然後方言出世間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
年必須反已以求至貴而為出人之事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

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熊氏剛大曰即太極

人於心上起經綸熊氏剛大曰一與心天人焉有兩

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為太極人以熊氏剛大曰此言言天以一人

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觀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熊氏剛大曰三平六

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以

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六宮也○三十一宮此

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圓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

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此篇言如復陰陽及入卦之數

首尾吟三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

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

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借

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慾不能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強為須涉

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

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

凡事不可強為當知所止况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

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

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熊氏剛大曰此篇言

其平生脩身窮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為物慾昏撓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脾胃中羨物肯自

銜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

人間有丈夫

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

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

上自無冰炭到胃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

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醴

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
處生莫問無窮巷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宮牆蕪汲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
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
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蒼蒼吟寄荅曹州李審言龍圖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
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
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郭見鸞鳳干花爛爲

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
者入消詳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蓋月到
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大聖人德性
融方足語此故木復云此景共誰言厥有智哉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休清明人慾淨盡蓋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淨盡天埋流行時也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熊氏剛大曰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在苒老將至矣堯夫評此以警後學也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人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至靈
至貴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

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勝陰濁消之時也

傍花隨柳過

前川

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與已一也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

閑學少年

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形容陽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

熊氏剛大曰此指儒道言也

用時還解壽斯民

熊氏剛大曰此篇言丹藥之丹

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一世

酬韓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若語至誠無內

外却因分別更迷真

恍惚吟

邵子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

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

事自是令人好外求

莫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一垂

地

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靜定氣象

庭院無風花自飛

熊氏剛大曰此可見其天

性理大方
洒落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猶人之新卷新心暗

已隨熊氏剛大曰猶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願學新

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熊氏剛大曰此篇借物

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

養新德尊德性功夫也新葉起新知道問學功夫也

和陳管中了齋自警五首

龜山楊氏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德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砥

道徑蹊無處問歸愚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

綮駑然投办用方安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詭遇得禽非我

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

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在如何今朝試揭孤蓬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熊氏剛大曰此篇形容人慾之波自在泛濫天理常常昭著

詠開窓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

塞明暗如何有去來

熊氏剛大曰此篇詠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克己

寶鑑當空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的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剝剝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擾儒林欲知陋巷愛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為謝三首

此道知君着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鑽研

力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已功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晞顏摛文妄意輸朋
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慚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精微
蘊風俗期君使再淳

送林熙之二首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
意涵泳從容只自如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
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
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成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
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

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
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書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限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文

贊

原象贊

朱子

大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奇耦既陳而儀斯設既幹迺支一各十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成卦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

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宮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及宋而明邵傳義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弥億萬年末著常式

述旨贊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旣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
教之十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堦戶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
如日之中爻暨未流淫于術數樓句成欺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贊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
虛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
取右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
歸之于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
再扚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
再用存策分一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
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

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
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
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
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
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一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化
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
泰懞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贊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
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
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易變謹此爲則

警學贊

以上易五贊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右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空從其訓句遊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闢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復卦義贊

南軒張氏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群物是資一以曰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貫通曷其保之曰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而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窻棊几清書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箴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圭一箴

南軒張氏

性理大全 卷七十一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
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
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
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
聖賢可則

勿齋箴

西山真氏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
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爲禮是由

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戶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字其機機牙旣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鎗颯馳孰敢于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
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
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
一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
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
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恐自棄
人十已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
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
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天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群動俱闐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簣之上使慢易非辟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
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

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
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
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
常凜凜而悚恟

理一箴

臨川吳氏

或問予天予對曰理陰陽五行化生萬類其用至神
然特氣爾必先有理而後有氣蒼蒼蓋高包含無際
其體至大然特形只形氣之疑理實主是無聲無臭
於穆不已天之爲天斯其爲至分而言之名則有異
乾其性情天其形體妙用曰神主宰曰帝以其功用
曰神曰鬼專而言之曰理而已大哉至哉理之一言
天以此理位上爲天物資以始是謂乾元地以此理
而位下焉物資以生實承乎乾人生其間眇然有已
乃位乎中而參天地惟其理一所以如此天地與人
理固一矣人之與物抑又豈三天地人物萬殊一實
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天地無情純乎一真至誠不息
終古常新曰天地人理則惟鈞或不相似以人有身
氣質不齊私欲相因惟聖無欲與天地參理渾然一
形肖而三下聖一等于時保之未能樂天畏天之威

畏天伊何無終日違及其至也與聖同歸一者謂誠
惟天惟聖希聖之賢主一持敬敬而戒懼弗聞弗見
敬而謹獨莫見莫顯敬而窮理則明乎善如臨如履
心常戰戰一而無適有失者鮮如或不爾禽獸不遠
人物之初理同一原人靈於物曷爲其然形氣之稟
物得其偏是以於理不通其全人得其正固非物比
全體貫通性爲最貴最貴之中又有不同氣有清濁
質有美惡曰聖賢愚其品殊途濁者惡者愚不肖也
其清其美則爲賢知得美之美得清之清無過不及
純粹靈明天理渾然無所虧喪斯爲聖人至誠無妄
聖性而安賢學而行愚而能學雖愚必明愚而不學
是自暴棄下愚不移正此之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四而實一窮亘今古四者之內物爲最賤天地與人
則無少間胡世之人多間以私上不化贅下甘物爲
上智下愚學知困知就人而論亦分四岐理焉本一
人白爲四下愚之人蓋不足齒困知可賢聖可學能
奈何爲人不求踐形理在兩間一本殊分散爲百行
別爲四端或謂之道或謂之誠千言萬語一之異名
萬事萬物胥此焉出理一之義周遍詳密理萬而一
心爲主宰心一而萬理之宗會在天曰理在人曰心

理一曰實心一曰欽

銘

東銘

張子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逃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顏樂亭銘

程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圯鄉間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祭出金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已銘

藍田呂氏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已立已與物
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否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師氣爲卒徒奉辭于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區僕
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旣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就曰天下不歸吾仁
瘁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睇之則是

敬恕齋銘

朱子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故有失墜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
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羹
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一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
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及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雖義與仁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恩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
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汚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
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
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閭奚以然
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恒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闕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小差胝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克齋銘

南軒張氏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
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越其云為匪我之自
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
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
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
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兢不練允蹈彝則靡息

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
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
始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

乎吉兪方三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
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
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之義名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于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慝靡詠靡道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于齋

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敬銘

臨川吳氏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其義精密學者所當照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致齋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

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于虛室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無分淳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骨如玉之潤如酒之醲醉而盎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
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污漱之則卽
無面雖垢頰之則卽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
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
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
本白而我自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慝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

一旦頰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
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馬澡雪舊染維新而
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已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
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
謂守已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
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
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
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旣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
武人然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
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
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爲仁義禮智之道若何
而爲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爲耳目鼻口手足
四支之則若何而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
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
施之於家則如此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
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
事然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消人欲銘

人欲之極惟色與食食能殞軀色能傾國紵兄摟子
食色乃得將紵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
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不爲欲流
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欲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賢賢易色好善不足何暇色耽恣情悅目食無求飽
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人其天
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食是耻
未足議道嗚呼食色今其戒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弟苟孝於親是能爲子苟弟於兄是能爲弟能爲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況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爲至然其爲道孝弟而已知斯二者卽所謂知節斯二者卽所謂禮實有一者卽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不離斯二窮神知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爲周遍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非不能特不爲耳嗚呼仁義爲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克己銘

去病非難當拔其根已私旣克天理復還克他未得

但加裁抑固不猖獗終尚潛匿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毆之城外閉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禍貽猶在守備一踈又被攻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鬪一日克已隨_而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克伐怨欲苟徒力制而使不行仁則猶未去惡之道如農去草旣已芟夷復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無復蠱賊不能勝敵其何能國為學亦然其可弗力以士希賢顏真準的力到功深

優入聖域

賦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
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白鹿洞賦

朱子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置閔原田之告病惕農
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風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
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

士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而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
叔季之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
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肝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逮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以
肯堂而詒孫悵茂草於熙寧尚茲其奚論天既啟
予以堂壇友又訂予以冊書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開
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
以綱紀吏竭感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蔥蘢而逸舍水

汨灑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哉我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眇之為娛實宮牆之可
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續矧道體之無窮又
豈一言之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華摯之所懷謹志頽之
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
鏘鳴璆兮山木萃尊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
德崇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
兮我將焉求兮

遂初堂賦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倚歟穆而難名兮維生
之良翕衆美而具存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
兮豈外鑠繫中藏年燁燁而寢長兮紛事物之交相
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緣氣稟之所偏兮
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戕旣志
帥之莫御氣決驟以翱翔六情放一而長禦百一弛而
莫強自青陽而逆旅暨黃髮以茫茫儻矍然於中道
盍反求於厥初厥初伊何夫豈遠歟彼匍匐以向井
我慟噫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大體之權輿如寐
而聽如迷而途知睨視之匪遐乃本心之不渝嗚呼

予既知其然兮子惟以遂之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
惟不思以終之予視今毋流予聽今毋從予言今毋
易予動今以躬惟日反今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克
實而輝光信天資而本同極存神而過化百世而
常通嗚呼此羲文之所謂復而頽八之所謂為萬世
道學之宗歟

太極賦

黃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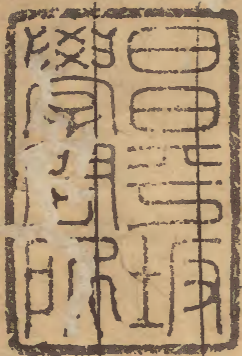
厥初馮翼以曹闔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于中立
今配天地以為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皇其求索
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

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
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啟羣昏之罔象指道妙
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
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
乾北坤兮西坎東離物錯綜兮殊途與妍出孰主
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為歷兩都而江左兮胡論說之
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請兮
重指空於無極揭座右以為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
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與猶陰陽兮茲

性理大全 卷之七十
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 今穴墻垣為戶牖折同
異於一言今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 聖終
不可使黜道准辨而愈明今貽話言於不朽浩 聖門
之多賢今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今借 有觀
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今猶歎其 後之無 疇敢
索其聲於宵默今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
達今柄聖謨之洋洋嗟諸生之質質今方鈎深而摘隱
探賜也之未聞今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於繫影今
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今何太極之敢言素思
誠之遺訓今矢顛沛而弗諼庶及觀而有得今明萬

理之一原申誦言

首詔今聊抒意於斯文



性理大方書卷之七十



